

## 牛儿

□黎凡

牛儿不准叫他牛儿。

那时他七八岁的样子,面对牛儿的称呼十分委屈:莫叫我牛儿嘛,好土,我的学名叫李x。但没人记住他的学名。

牛儿没妈。听说他妈在他两岁时就走了,牛儿跟随祖母生活。

初次认识牛儿时他正读二年级,那天傍晚他拖着书包敲响了我新居的大门:嬢嬢,给我辅导作业嘛。我很惊讶他的胆大与直接,同时喜欢他不谙世事的纯真。事后,为了答谢我,牛儿会在祖母的安排下给我家抱来一个大南瓜或几个玉米棒子,我会回送牛儿一些小零食。

我们这个小区的住户一半是本地村民,一半是城里来的人。后来我才知道,牛儿找不少城里来的人辅导过作业,大家对他都很熟识。混熟了的牛儿是个小暖男,他会陪着叔叔阿姨跑步,有了他,锻炼过程变得十分轻松愉快。

牛儿初中就读的学校在山下。因没有公交车,所以他每天自己骑着电瓶车下山上学上山回家,利索矫健的样子像一位虎虎生威的小将。也经常看见他骑车去小卖部买东西,驮着一袋米或一桶水绝尘而去。牛儿长大了!

上周末,意外看见他在农家乐帮忙端菜,围着围裙,袖子挽得老高。

嗨,牛儿,勤工俭学哟!我招呼完就后悔了,怕“牛儿”二字伤了他自尊,没想到他笑着应声而来:嬢嬢好!那种自然、热情和朝气,让人情不自禁地喜欢不已。我从不打听牛儿的学习成绩,因为那真的不重要,这个孩子像田野里的一株蓬勃自由的野草,沾泥就可以顽强生长。

牛儿的学名叫啥?我问他九十岁高龄的祖母。

就叫他牛儿,命贱,好带些。老人说。

## 月牙儿

□旷琪

门,虚掩着。

他轻轻推门而入。

屋内没有开灯,只有窗前一抹清冷的月光。

月光悄无声息在窗前缓缓移动,像有人打着手电筒在寻找失物。

月光终于停留在了书桌上。煞白的月光,把桌上的相框照得格外明亮。照片里的三个人彼此相互依偎着,每个人的嘴角都同时朝上扬起,如夜空中弯弯的月牙儿。

他屏息凝神,把目光投向窗外。夜,很静,出奇的静,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。远处斑驳的树影,稀稀疏疏,静动交替,让他心微微一怔。

困困,是你吗?他哆嗦着微微开启双唇,眼睛一亮,目光里涌动着温暖,转而升起一丝怜悯。

是风在断断续续地摇晃着树上的枝条。他叹息着,佝偻着身子,冰冷的月光落在他的头上,瞬间凝固成了霜。

如果没有那天的急诊手术……那天的

送行将是他和女儿的最后的一面。

如果她没有那次出差,如果她没有赶上那次航班,如果她能改签……

所有的如果从他心里盘旋出,在月光下变幻成影子。一会儿是蝴蝶,一会儿是落叶,翩翩起舞或飘飘而去。再看,一切又恢复如初,四周月色空空。

他仰起头,模糊的视线中,雪白的月光下,影子婀娜多姿,像河中的水草,忽忽悠悠、沉沉浮浮;像漫天飞舞的雪花,飘飘洒洒、星星点点。那是困困在跳舞吗?

他目视前方,努力地盯着相片上的三个月牙儿,凄冷的月光快速地从相框上绕行而过。他悄悄背过身去,偷偷地用手背抹着眼框,一遍接着一遍。

一阵风起,吹开了月光,吹散了花香,留下三个弯弯的月牙儿紧紧相依相伴。

## 封控

□李柯漂

小区封控才第五天,李大爷就再也坐不住了。眼看着家里不是缺这样就是缺那样,李大爷急火攻心,平时喜欢骂娘的老毛病又犯了。

记得上次开口骂娘是在上楼的电梯里。当时电梯门刚要合拢,一个快递小哥像风一样塞了进来,不小心惊吓了李大爷。他气不打一处来,“你这是奔丧吗?”接着对快递小哥一番臭骂。快递小哥连连弯腰陪不是,一声接一声的说“对不起”。

这一次,李大爷骂的是这可恶的疫情。他搞不明白,这病毒咋就染上了自己居住的城市了呢?自己被封控,儿子女儿住的小区也被封控。每天虽然有电话视频相互问候,李大爷知道,这物资短缺儿女们也无能为力。无数的志愿者,社区工作人员,警察都加入到了生活物资的配发工作中来,但封控的区域面太大,还是显得杯水车薪,生活物资供不应求。

老伴儿倒还沉得住气,在一旁制止李大爷爆粗口,“这是为了大家,封控就封控吧,再说也不是封控你一个人,你着急上火能顶啥用?”

老伴儿的一通责怪,李大爷的气消了下来。他站在窗户边望着楼下发呆,往日车水马龙热闹非凡的街道现在空落落的,周围的世界变得空白。

一眼望出去,李大爷看见长长的街道上,不时有外卖小哥骑着电动车载满物品,奔跑在没有车辆的街道上与时间赛跑。李大爷哑了哑嘴,自言自语说,“他们也真不容易啊。”

这时,茶几上的手机铃声响起,李大爷拿起来接听。是儿子的电话,“爸,我知道你的降压药快吃完了,我给你买好了,但是我不能给你送去。一会儿快递小哥会和你联系,他送到你们楼下指定地点,你去拿哈。”

李大爷拿着手机“嗯嗯”地应着,眼睛却盯着楼下空荡荡的街道,快递小哥骑着车飞驰的身影,从他的视野里掠过。像一阵风,又像是一道光,在他的心里加注着这座城市里应该有的动感。

## 美丽的谎言

□王娇

桃子在省城出差,母亲打来电话,说父亲肺癌早期,今天上午准备动手术。接到电话后,桃子马不停蹄地往回赶,下午,在医院见到了术后处在麻醉状态的父亲。

你爸还不知道病情,以为是一个小的手术,让我一定保密,怕你担心,更不想耽误你的工作。但我还是食言了,我怕你以后再也见不到你爸爸了,母亲噙着眼泪低沉地说着。待会儿你爸醒来了,你就走吧。出去像往常一样打个电话!

桃子点点头,不一会儿。眼看父亲就要醒过来了,桃子赶紧走出病房。

五分钟后,桃子拨通了父亲的电话。

“爸,你在干什么呢?吃饭没有?家里农活忙不忙?”她用几乎快要哽咽的声腔问道。

“嗯……”父亲语言有些迟缓,声音有点微弱。“傻丫头,你一时问这么多我怎么回答哟?我正在院子里和你几个叔叔一起

打麻将呢。”父亲打起十二分精神说道。

“输了还是赢了?”桃子问道。

“嗯,赢了三十”,我不和你说了,耽误我挣钱呢?父亲开着玩笑说道,尽力让桃子感觉一切都正常。

“我不信,你平常都是输,今天破例还赢钱?”桃子打破砂锅问到底,尽可能地陪父亲演戏。但马上又后悔了,父亲现在病房里,怎么证明给我?“老赵,该你摸牌了……”听得出来,电话里是父亲一个病友的声音。父亲愣了愣,紧接着高声吼道:“不和你说了,他们等着我出牌咧!来,我出二筒,父亲说着,挂断了电话。电话那头父亲痛得撕心裂肺,咬牙切齿;而电话这头桃子像孩子一样毫无顾忌地放声痛哭!

## 出力

□智若愚

过了腊八就是年。她嘴里唠叨着,手却没停下来。

肉洗了,家乡的特色菜豆腐、汤圆、米豆腐、酥肉……都准备好了。虽然街上都买得到这些,儿女们吃惯了母亲的手艺,对街上卖的都不屑一顾。再说,年一过,走的时候,三辆小车的后备箱是要东西装的。

这些小东西,回来一回简直就是抢劫一回,生怕把东西屋头搬不空一样。她忙碌着,骂着,脸上总是慈祥地笑着。心里像是灌了蜂糖一样甜。

也是,她的三个子女在当地是最有出息的人,早就在省城里干大事情了。

叮铃铃,叮铃铃……电话响了。她拿起老人机,是二儿子打来的。

妈,我们今年不回来过年了。已申请去外地抗疫,马上就要出发。

到疫区去?还在为二儿子焦虑,电话又响起来,大儿媳打回来的。

今年我们就不回来过年了哈。我们两个都是警察,在抗疫的关键时候,要坚守岗位,等疫情过了,我们好好陪陪你们两位老人家。

好吧。她挂断了电话。两个儿子不回家过年了,她看看满屋的年货,她打个电话问问女儿。

么女,你们往家走没有?

妈,我正想打电话告诉你,我们已经报名当志愿者了,为抗疫出点力。今年就不回家过年了。

啥?你们也不回来过年?她大脑一片空白,女儿在电话里说了些什么一句都没听到。

她一夜无眠。

把这些东西都搬到三轮车上。天刚亮,她就催醒了老头。

你这是要给他们送去?三轮车可没法开到省城去哈。老头看见桌上分装成很多个袋子的年货说。

他们今年没那口福呐。这些送给城里抗疫的人们,也算我们为抗疫出份力。她一脸骄傲。

## 回报

□张泽宏

这天跟往常一样,老郝开面包车从乡村送客到城镇去。

送到时,客人微信付款,没听到响动,老郝才发现,自己的手机没电关机了。

已经是凌晨了,老郝感觉很疲倦,伸了一个懒腰,正准备启动车回家,忽然看见一个穿着白衣右肩挎着一个红十字挎包的中年人朝他挥手。

老郝摇下车窗,问:“您,去哪儿?”

“师傅,能送我去南院吗?有个病人……”中年人急急匆匆地说。

老郝暗忖:“南院属于偏远乡,要翻好几个坡,还有陡坡,稍有不慎……但看样子,这是位医生,应该是去急诊……”

老郝点头微笑着说:“你,上来吧!”

“谢谢师傅!”中年人连连作揖。

老郝将中年人送到南院后回家,刚把手机充上电,就看到好几个未接电话,都是儿子班主任打来的。

老郝赶紧给班主任回电话。

班主任说:“您儿子半夜发急病,我联系不上您,就自己把他送到南院,幸亏医生来得及时,现在已脱离危险了……”

